



原创文学门户
起点中文网
www.qidian.com

月关
◎著

锦衣夜行

4 燕展翅

看一个小人物
如何覆雨翻云
与永乐大帝共创
光芒四射的大明帝国

YAN
ZHANCHI

朱棣



月关作品

新派历史武侠巅峰巨著 起点中文 2011 年度小说

月关超越自我之作 好评更胜《回到明朝当王爷》

乾坤人袖 锦衣夜行 低调！低调才是王道！

长江出版传媒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原创文学门户
起点中文网
www.qidian.com

月关
◎
作品

锦衣夜行

4 燕展翅

月关超越自我之作

好评更胜《回到明朝当王爷》

新派历史武侠小说
巅峰巨著

起点中文 2011 年度小说

文稿整理: 李苏萍 张海峰 高毫林 罗刚 李志刚
王东山 张玉田 纪晓峰 吴杰 赵晓龙
宋春雪 罗秋平 周人伟 何小川 张春丽
陆子今 常德 许文山 何冲 李伟

鄂新登字 04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燕展翅. 4 / 月关著. —武汉: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3.6

(锦衣夜行)

ISBN 978-7-5353-8497-3

I. ①燕… II. ①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81576 号

书 名	燕展翅		
©	月关 著		
出版发行	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	业务电话	(027)87679199 (027)87679179
网 址	http://www.hbcpc.com.cn	电子邮件	hbcpc@vip.sina.com
承 印 厂	枝江金汇包装印务有限公司		
经 销	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		
印 数	1-15 000	印张	18.25
印 次	2013 年 6 月第 1 版,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		
规 格	680 毫米 × 980 毫米	开本	16 开
书 号	ISBN 978-7-5353-8497-3	定价	25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目 录

第 1 章	做戏高手	1
第 2 章	真龙,还是真猪	11
第 3 章	燕王进京	24
第 4 章	先发制人	38
第 5 章	只刺不杀	50
第 6 章	人情冷暖	63
第 7 章	湘王自焚	75
第 8 章	假癫不痴	86
第 9 章	克敌不可敌	99
第 10 章	山中日月长	114
第 11 章	夜探	128
第 12 章	连环计	140
第 13 章	大捷	153
第 14 章	三支援兵	164

锦夜行



第 15 章	城门风雨	175
第 16 章	杀人灭口	185
第 17 章	再夺永平	195
第 18 章	要命的信	204
第 19 章	刘家口	218
第 20 章	兄弟相见	229
第 21 章	极品李景隆	242
第 22 章	百泉浑堂	253
第 23 章	唐赛儿	265
第 24 章	一箭三雕	276

第①章

做戏高手

夏浔由燕王府内总管孟冉陪着，在燕王府里里外外调查了几天，每日好酒好菜，燕王世子朱高炽也设宴款待了他两次。一开始夏浔还绷着脸保持距离，架不住燕王府如火如荼的热情攻势，态度便渐渐软化下来。

这天午后，夏浔在孟总管的陪同下，有说有笑地走进侧殿院落里，就见十几辆马车正在那里装着东西，每辆车都套了四匹马，车子装饰得很朴素，但是极结实，每辆车上挂一面“燕”字大旗，这不是城里代步的轻车，而是可以长途奔袭的军车。

夏浔奇道：“这是做什么，王府有人要远行么？”

孟总管笑道：“哦，马上就要过年了，一过年，就是建元元年，更换年号的大日子。做臣子的，得向皇上表示一番心意呀。王爷备了些礼物，派长史葛诚赴京见驾，恭贺新禧，并进呈我们燕王府敬献的礼物。”

“过年……哎呀！”夏浔一拍额头，“对呀，马上就过年了，我怎么把这茬儿忘了。葛长史这就要走么，能不能稍候片刻？”

孟总管奇道：“杨大人有什么事么？”

夏浔道：“今年过年，我是无法回金陵去了，我去街上随便采购些年货，请葛长史代我捎回金陵去，孟总管可肯帮这个忙？”

孟总管听了，微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，那杨百户就不必去了，这点礼物，就让我燕王府来准备吧。”

夏浔一听，连忙摆手道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，这几日好酒好肉，承蒙王府和孟总管盛情款待，杨某已经过意不去了，哪能再要王府花销？请稍候片刻，我去街上随便采买点东西便回来。”

孟总管哪里肯听，呵呵笑着劝止了他，便转身走开了。过了不大工夫，孟总管便施施然地走了回来，后边跟着一群王府的内侍，大包小裹、箱笼无数，



夏浔瞠目道：“孟总管，你这是……这是……”

孟总管笑吟吟地道：“咱家本来帮杨大人备了野山猪一口，猴头榛蘑等野味一箱，又有北地风味干果若干。巧得很，世子正好经过，问起缘由，知道是为杨大人准备的礼物，便让咱家多备了些。

“喏，杨大人你瞧瞧，这是给尊夫人准备的蜀锦、湖丝、湘绸各十匹。呵呵，莫看杨大人你是江南人，这些物品都是你们那边的产物，咱家敢保证，成色这么好、质地这么高的上品，您绝对买不着。这都是封藩江南的王爷们馈赠予我家王爷的，送与尊夫人，做几件过年的新衣裳。”

夏浔听了，连连摆手道：“使不得使不得，这太贵重了。”

孟总管道：“暖，世子所赐，杨大人就不要推辞了吧。来人呐，都搬上车去，别弄混了，这都是要送去杨大人府上的。”

孟总管说完，扭头又对夏浔道：“另外，咱们世子还给大人准备了北珠十颗，这是辽王送予我家王爷的，北珠颗粒硕大，颜色鹅黄，鲜丽圆润，晶莹夺目，远胜岭南北海之产物呀，另有貂皮十领、狐皮十领……”

他还没说完，夏浔已手足无措起来，连声道：“不成，绝对不成！这……这也太贵重了，杨某不能收。”

孟总管打个哈哈道：“咱家只是王爷面前的一个奴婢，主人怎么吩咐，奴婢就怎么做，杨大人不收，咱家还敢贪墨了不成？杨大人若是觉得不甚妥当，那就与世子去说吧。”

存心殿内，朱棣和一身远行装束的长史葛诚对面而坐。

朱棣穿着一身燕居常服，额头束着一条抹额，面前放着一个火盆儿，脸色微白，深带倦意，似乎身体有些不适。

“长史此赴京师，固然是代俺向皇上恭贺新春之禧，更主要的是，元月一日，天子就要正式更改年号，这是一桩大事，理应为贺。”

葛诚拱手道：“是，臣一定谨遵王爷吩咐，不负王爷所托。”

朱棣“嗯”了一声，略一沉吟，又道：“还有，俺燕王府目下处境，你也晓得。朝中有奸佞为祸，小人谗言，致使皇上对俺有些猜忌。朱棣对大明、对朝廷、对皇上，忠心耿耿，天地可鉴。你这次去，要代俺向皇上、向朝廷，表明俺的心意：皇上为千秋万代计，决定集权于中央，朱棣身为皇上叔父中年岁最长者，一定全力支持，为诸藩王爷做一个榜样，还请皇上念及亲亲之情，莫为

小人所乘，伤了自家人和气呀。”

葛诚神色凝重起来，肃然起身，垂手道：“臣，记住了。”

朱棣也站起身，那双因为常年舞刀弄剑磨出许多老茧的大手握住了葛诚的手，他殷殷嘱咐道：“长史与我燕王府，一向是共存共荣、休戚与共，俺朱棣的性命前程，如今就拜托给你啦。”

葛诚听得心中一阵激荡，热泪盈眶地道：“臣必竭尽所能，不辱使命！”

夏浔匆匆赶到燕王世子朱高炽所住的宫殿，只见殿角鼓笙吹乐，殿上红袖翩跹，正有七八个娇美的少女载歌载舞，朱高炽和两个弟弟朱高煦、朱高燧正在吃酒观舞。

一见夏浔走来，朱高炽连忙叫人扶起，腆着颤巍巍的大肚子笑道：“杨大人来得正好，快快坐下，一起吃杯水酒，欣赏歌舞。”

夏浔连忙拱手道：“臣多谢世子，臣此来，是感谢世子所赐礼物的，可那礼物实在是太贵重了，臣实在不敢当啊。孟总管不敢代世子收回成命，臣只好来见世子，世子的隆恩厚意，臣铭记于心，可这么重的礼，不能收。”

朱高炽笑道：“杨大人，你于我燕王府阖府上下都有救命之恩呐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有什么受不得的呢？这些礼物，我还嫌轻了，你就不要推辞了。”

夏浔连连摇头：“不妥不妥，实在不妥，请世子收回成命，这份礼太重，杨某受不起。”

朱高炽还没说话，朱高煦脸色一沉，已勃然大怒道：“杨旭，你是不能收，还是不敢收啊？”

夏浔脸色微微一变，道：“郡王这话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朱高煦大概是喝高了，“腾”的一下跳了起来，把手中酒杯“啪”的一声摔到地上，摔得粉碎，正在歌舞的美丽少女们一个个吓得花容失色，急忙停了歌舞，怯怯地闪到一边去。

朱高炽蹙眉道：“高煦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

“做什么？我说大哥，你好歹也是我燕王府世子，身份尊贵，就别拿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了。咱们燕王府现在是过街的老鼠，人人喊打。这位杨大人撇清和咱们燕王府的关系都来不及呢，敢收你的东西？”

夏浔尴尬地道：“郡王这是说的什么话，臣……听不明白。”

“听不明白？”朱高煦冷笑，“姓杨的，你到我燕王府干什么来了？真的

是查什么贪赃枉法的锦衣卫？你心知肚明，你是替那狗皇上抓我燕王府的把柄来了！”

“高煦住口！”

“郡王慎言！”

夏浔和朱高炽同时出口。朱高煦睨了哥哥一眼，嘿然道：“刀都架到脖子上了，你怕他什么？大不了，我一顿拳脚打杀了他！”

眼见夏浔嘴角微微闪过一丝揶揄的笑意，朱高煦更恼了，他也着夏浔，挽起袖子道：“你这朝廷的走狗，当我不敢宰了你么？”

一见二哥要动手，三王子朱高燧也“腾”的一下跳了起来，与二哥成犄角之势，逼向夏浔。朱高炽慌得连声道：“干什么，你们要干什么，住手，赶紧给我住手！”

他急得脑门上汗都下来了，奈何身子实在笨拙，不让人扶着走道儿都困难，哪里能拦得住两个龙精虎猛的弟弟。

夏浔不慌不忙，微微欠身施礼道：“要结果了臣么，郡王当然敢，不过，我料定郡王绝不会动手的。”

朱高煦瞪起眼睛，怪叫道：“怎么动不得手？我要杀你，倒要看看这殿上谁能拦得住我！”

夏浔慢条斯理地道：“能拦得住郡王的，自然是郡王自己。”

朱高煦一呆，愕然道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夏浔悠然道：“昔日有两个卫指挥冲撞了一位王爷的仪仗，被这位王爷使人当街打死，事后也不过挨了先帝一顿训斥，臣的职位可不及指挥大人高，臣的性命只有一条，更及不得一双性命多，郡王要打杀微臣，有何不可？不过那是在当年。

“而今么，郡王既然知道燕王爷如今的处境，就该知道，任何轻举妄动，都可能给燕王殿下招来无妄之灾。所以我说，郡王非不敢杀我，实不能杀我。不杀我不是因为郡王怕我，而是因为郡王对王爷的一片孝心。”

朱高煦听了这话，呆呆地望着他，半晌不语，脸上的杀气渐渐敛去，那举起的拳头也颓然放下，他突然一跺脚，向老三朱高燧吼道：“我们走！”

兄弟两个气呼呼地走了出去，朱高炽则笨拙地抢过来，强拉着夏浔入座，挥手道：“奏乐，起舞。”

厢下乐师赶紧奏起声乐，几个少女面面相觑一番，重又翩跹上前。

朱高炽满脸苦意地对夏浔道：“杨大人，你看这……”

“嘿！都在做戏！从孟管家炫耀燕王府与诸藩之间如何亲密开始，戏就开场了，燕王这三个儿子不简单，老大也就罢了，老二老三才多大年纪，竟然也这般了得。这是看我一连几日不入正题，有意逼我表态呀。”夏浔暗暗想着，长长叹一口气，马上进入角色，恳切地道：“世子放心，郡王年轻气盛，几句气话，臣哪里听哪里了，是不会胡乱说出去的。”

朱高炽长长地舒了口气，道：“那就好，那就好，来来来，那两个浑小子不在更好，咱们好好喝杯酒，叙叙话。”

夏浔与他碰了一杯，喝干酒后，低声说道：“昔日与燕王府一段缘分，臣无意中救了燕王府安危，却也承燕王赏识，还赐予了大批金珠玉宝，这段情分臣没有忘。臣去金陵后，吃了一场官司，一场性命攸关的官司，若不是中山王府的茗儿小郡主和徐大都督鼎力相助，臣这条命，就没了。”

夏浔说到这儿，不用朱高炽相劝，就自己斟了一杯，一口饮尽，把酒杯重重地一顿，压低了嗓音道：“朝中，的确有奸佞，二郡王这一点倒没说错。”

“哦？”

一见夏浔推心置腹，朱高炽目光炯炯，连忙又为他斟上一杯，连声道：“你说，你说。”

夏浔道：“这奸臣，就是帝师黄子澄。皇上至仁至孝，哪会加害诸位皇叔呢？都是黄子澄这个奸贼妖言惑上。这个黄子澄，一心想把皇上变成他手中的傀儡，自然最担心诸位王爷为皇上撑腰，所以，假传诸王意图不轨的消息。”

朱高炽目光微闪，连连点头，把酒杯推到他面前。夏浔接杯在手，喝了一口，又道：“臣这次受命来北平，就是我家指挥使大人受了这奸臣的胁迫，让臣来抓燕王爷的把柄。世子放心，臣素知王爷忠于朝廷，战功赫赫，是我大明擎天巨柱，臣岂肯助那奸人毁了我大明栋梁？臣这次来，压根不想抓王爷什么短处，胡乱查查，回去应付了差使便是。”

“杨大人！”朱高炽一双温软绵绵、肥肥胖胖的大手紧紧抓住了夏浔的手，动情地道，“杨大人，我一家上下，若能得以保全，必定不会忘了你的恩义之情。”

夏浔道：“世子不要这么说，臣只是不想助纣为虐罢了。臣职微言轻，在皇上面前说不上话，可是臣相信，公道自在人心，总有一天，朝廷会识破黄子澄那伪善的面目，还王爷以清白的。所以，世子这份厚礼，臣不能收！臣不是



怕这厚礼咬手，只是臣若收了世子的礼物，便不好为燕王爷说话了，一旦被黄子澄抓到把柄，反会害王爷落一个交通官员的罪名。”

“好，好，那……我就叫孟总管把那礼物换成几份寻常的年货！”

可是夏浔如此推心置腹，不予他些赏赐，朱高炽终觉心头难安，一扭头，看见犹在堂前长袖婀娜、姿容婉媚的几个宫女，便道：“杨大人孤身远来，未携家眷，怕是孤衾难以安眠哪，这几个美人儿，你挑两个中意的回去，照顾你饮食起居，如何？”

“不可！”夏浔肃然道，“世子，臣今日冒着掉脑袋的危险，和世子说这番话，是贪图您的财帛女子吗？不！是因为臣看不惯朝中奸臣当道、祸害忠良；是因为臣素来敬仰燕王殿下的英雄豪气；是因为燕王对臣有知遇之恩；是因为中山王府曾救过臣的性命，而燕王妃就是中山王府的人。臣堂堂男儿，知恩岂能不报？世子以财帛美色授我，那是看轻了我杨旭！”

朱高炽一听，连忙衿衣起身，郑重施礼道：“杨兄莫怪，朱高炽知错了！”

存心殿内，朱棣已撤去了火盆，精神抖擞地端坐在椅上，旁边坐着他的三个儿子。

朱高炽道：“父王，今日受我三兄弟一激，杨旭果然吐了真言。”

朱棣微微倾身道：“你说。”

朱高炽道：“杨旭非常同情咱们燕王府目前的处境。因为父王当初对他的礼遇，以及母后娘家中山王府对他的帮助，杨旭很想帮助咱们。他向儿坦承，此番北上，确是奉皇命要抓咱们家的把柄，不过他并不打算这么做。儿察言观色，相信他说的都是实话。”

朱棣想了想，又问：“财帛女子，他可肯收受？”

“不肯！”

朱高炽把夏浔那番掷地有声的话重复了一遍，说道：“他是个正人君子。”

朱高煦疑道：“大哥，你确定他不是在逛咱？”

朱高炽道：“不会，如果他是利欲熏心的酒色之徒，上一次，就不会冒死救我全家。而这一次……”他微微一笑，望向朱棣道，“如果他真的心怀叵测，接受咱们的财帛女色，岂不正是取信于我们的最好手段么，他又何必拒绝？”

“嗯，焯儿所言有理。”

朱高焯又道：“不过，我那位堂兄皇帝，真个是太善于做戏了，就连杨旭虽对我燕王府如今处境深感不公，但也并不认为这是当今皇帝的授意，而是自作聪明地以为是黄子澄从中撺掇，皇帝只是受人蒙蔽。”

朱棣苦笑了一下道：“唉，天下间，这么想的，又何止他一个？咱们现在就是泰山底下的一颗鸡卵，患难关头，杨旭能做到这一步，足够了。以他的官职，爹原本也没指望能从他那里得到多大的帮助，只要他不雪上加霜，那就阿弥陀佛了。”

夏浔骑着马走在路上，想起数日以来种种，不觉露出微微的笑意。等了几天，朱棣终于沉不住气出手试探了，而他也顺利地在燕王三个儿子的联手挤兑下剖白了自己的“心声”，这条线，算是初步搭上了，接下来，就是等一个更好的时机，到时他的投效也就不显突兀了。

接下来，他只要与燕王府保持这种友好的关系就成了，燕王一日不下定决心造反，他就不能旗帜鲜明地站到燕王那一边。当然，事有例外，如果他能掌握朝廷对燕王动手的准确时间，那么……

夏浔笑得更愉快了……

明天就是除夕了，街头爆竹声声。夏浔踏着白雪中红红的爆竹碎屑，嗅着那火药味儿，回到了自己租住的小屋。

院门没锁，夏浔伸手一触院门，便发觉有人过来了，他事先做好的记号已经不见了。夏浔立即按紧了刀，微微侧身，伸手一推院门，稍顿片刻，这才倏然闪入。

“哎哟，杨大人，您可回来了。”

一个青衣小帽的家丁向他点头哈腰地赔笑。屋檐下，正握着一双小拳头凑到嘴边哈着气，两只脚在雪地上踩来踩去的小姑娘也转过身来，棉夹裤、百褶裙、浅蓝色比甲，头梳三丫髻，乌亮的秀发分成两束垂在削肩上，纤腰一束，素面朝天。

“你傻了呀，不认得我么，哥！”小姑娘顿足向他笑，有意地加重了最后一个字的语气。

“哦，啊！妹妹……呃，这是……”夏浔松开了刀柄，诧异地看向那家丁。

家丁笑道：“令妹非要回来跟您过年，老爷拗不过她，就叫小的把令妹给



大人送过来了。我们老爷说，大人您孤身在外，不妨就到我们家一起过年的，可令妹不答应，说过年的时候，自当自家人守夜，倒也是的。喏，这有几样东西，新衣新帽，都是按照大人身材定做的，还有几匣吃食，是我们老爷送给大人的。”

“啊，员外太客气了，请代我谢过员外，等明儿我去给员外拜年的时候再当面谢过。”

那家丁笑道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，大冷的天儿，大人兄妹快回屋歇着吧，就别跟小的客气了，小的这就回去了。”

送了那家丁出门，夏浔赶到茗儿身边，放下手中提着的几样吃食，一摸她的小手，冰凉，夏浔不禁说道：“在谢传忠家待得好好的，非要过来干什么，瞧你冻的。”

茗儿小脸一红，很不自然地从他手里抽回了手，她当自己是个大姑娘了，尤其是在宫里又受女官多日教诲，不知不觉开始有了男女之防的意识。可在夏浔眼中，她还是当初那个穿着一身雪白的狐裘、打扮得好像兔宝宝的小丫头。

茗儿给了夏浔一个俏巧的白眼，嗔道：“你还说呢，把我往别人家一丢就不管了，你也不去看我，我也不好来找你，大姐家里情形如何我也不知道，想找你又不方便去。大忙人，我不趁这机会出来，还什么时候出来？”

夏浔干笑道：“这个……一来的确是忙，再者说，我也是为了你好，反正你在那儿吃住不愁，我若常去谢家，引起有心人注意，不就暴露了郡主身份？”

“成啦成啦，你总有理，打我认识你就知道啦，本姑娘说不过你。快开门吧，我要冻死了。”

夏浔摇摇头，赶紧过去打开门锁，推门让她进去，又回身把自己买的几样食物和谢家送的一些年货都拿进屋去。茗儿在房间里好奇地东看西看：“哎，你把灯点上好不好啊，太暗了。”

“你这屋里怎么也这么冷啊，没生火盆么？”

“这还有灶台呢，你个大男人，会做饭吗？”

好奇宝宝一惊一乍的，见了什么都觉得稀罕，她东问西问的当口儿，夏浔已熟练地用铁钩子提起炉盖，捅开了焖着的煤块，让火苗蹿上来，又钩了钩下边，将带着余火的一些煤渣撮出来塞到灶下，扯来几把庄稼秸儿填进去，火苗儿在灶下也迅速燃烧起来，夏浔又舀了几瓢水倒进锅里，盖好锅盖，

所有的动作如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。

“哇，你太厉害了！真是太厉害了！生炉子、生火做饭你都会，你真是……太厉害了，我就不会！”

红红的火光映着茗儿红红的脸蛋，那双慧黠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满是钦佩和惊叹。

夏浔无语了，自打认识她，他流过血、负过伤、拼过命，做过那么多大事，惹过她生气，见过她感动，就是从来没见过她这样钦佩得五体投地如见偶像的模样，不就是生个炉子、烧锅开水吗，不能理解，真不能理解，有代沟啊……

“基本上，就是这样了。”

“姐姐姐夫好可怜，你真的不会帮着皇上找他们的茬儿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“你是好人，我没看错你！”

茗儿非常感激，她很感激地对夏浔下了一个评语，然后问道：“有什么吃的吗？我饿了。”

这句话跳跃性有点大，夏浔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：“喔，有点吃的，不过都是些酱菜卤菜，你先垫一口，燕王府送了我一只飞龙，已经收拾好的，我把它炖了，让你喝口热汤。”

眼见夏浔打开纸包，提出一只收拾好的大鸟儿，揭开锅盖丢进热气腾腾的锅里，茗儿惊奇地道：“这样就行了？原来做饭也很容易的。”

夏浔笑道：“如果做别的东西这样当然不行，唯有飞龙例外。这种飞禽，肉味极其鲜美，炖汤的时候，什么都不用放，炖好了一尝，那汤的滋味自然鲜美至极，如果真的放点油盐葱蒜什么的，反而会坏了它的味道。”

“哦哦！”茗儿垂涎欲滴地咽了口唾沫，恋恋不舍地看着夏浔盖上锅盖，在灶旁的小马扎上坐了下来，双手抱膝，望着那红红的炉火，久久，忽然一叹。

夏浔把几样吃食盛到碗碟中摆上桌面，听她叹气，睨了她一眼，问道：“小小年纪，叹的什么气？”

茗儿把下巴支在膝盖上，双手托腮，蜷得像只小猫儿似的，幽幽地道：“我想家了，我想起在家里过年的时候……好热闹的，祭祖呀，扫庭呀，朝贺呀，到处贴春联儿，亲朋来往不断。守岁的时候，爆竹彻夜不停，灯火彻夜通

明,后宅里斗鸡、弹棋、投壶、蹴鞠、玩酒牌、打马吊、打双陆、踢毽子……

“大年初一到初三,是不能洒扫庭院的,我在院子里玩,总是踏着厚厚的爆竹碎屑,就像踏在软绵绵的红地毯上。许多亲戚,还有三个姐夫家,都会派人回来,我的辈分大,家里要给我准备好多封红包,足足三大箱子,然后不断地有人跑来给我拜年,我就一封封地发出去……”

夏浔坐下来,默默地看着她,默默地听着。

茗儿继续道:“大年初四,迎灶神下凡,又是一番供奉;大年初九这天,是‘天公生’,要烧香祈福;正月十五,要闹三天的花灯、猜灯谜、吃汤元,拖拖拉拉的,一直到二月二‘龙抬头’,这个年才算正式过完,好热闹……唉……”

她轻轻抬起头,幽幽地问夏浔:“你说,这样快乐的日子,还会再有么?”

夏浔沉默片刻,笑道:“年年过年,怎么会没有?”

茗儿道:“我说的……是我家,二姐全家被拘押于蜀地为囚,大姐全家现在前程未卜,三姐一家将来还不知道会不会步了他们的后尘。皇上如果收拾了我的三个姐姐家,会不会提防我们徐家?大哥心向朝廷,二哥安分守己,三哥为姐姐姐夫们打抱不平,我不知道谁对谁错,不知道谁有道理,我帮不了他们,出面也只有添乱,就只能躲在这儿。今年家里过年,和去年就该大大不同了,明年呢?”

夏浔咳嗽一声,清了清嗓子,说道:“先吃点东西吧,车到山前必有路,以后的事,未必如你所想那般悲观吧。”

茗儿叹息一声,曼声吟道:“今年花落颜色改,明年花开复谁在?已见松柏摧为薪,更闻桑田变成海。古人无复洛城东,今人还对落花风。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……”

第2章

真龙，还是真猪

正月初一，建文临朝，为祭奠先帝，不举乐。随即，祀天地于南郊，率皇亲国戚、文武百官赴太庙祭拜。

随后，返回朝堂，在金銮殿下颁布建文元年第一道圣旨：尊皇考、先皇太子朱标为孝康皇帝，庙号兴宗，妣常氏为孝康皇后。尊母妃吕氏为皇太后，册封妃马氏为皇后。封自己的兄弟允熲为吴王，允燧为衡王，允熙为徐王。立皇长子文奎为皇太子。诏告天下，赐民高年米肉絮帛，鳏寡孤独废疾者官为牧养，振罹灾贫民，大赦天下。

金殿上，朱允炆踌躇满志，信心十足。钟声悠悠，从这一天起，洪武大帝的时代彻底成为了过去，他朱允炆的时代，来临了！

作为建文帝最倚重宠信的大臣方孝孺，就今后建文王朝的治政方针，洋洋洒洒地上了一份万言书。这封奏疏一上，立即轰动朝野，建文帝视之为至宝，而朝中文武百官却议论纷纷，一向和方孝孺同进同退的黄子澄、齐泰却齐刷刷地保持了缄默，保持了和此事的距离。

因为方孝孺这份洋洋洒洒的万言书，其核心思想只有两条：一、复上古官制；二、复井田制。

朱允炆对方孝孺的意见深以为然，立即召见，商议详情，同时把户部尚书王钝、户部左侍郎卓敬、右侍郎夏原吉也一起召了来，因为今日所议，主要是关于井田制的意见，朱允炆想听听户部对此议的看法，结果户部三个大官儿众口一词，齐声反对。

方孝孺一见，书呆子气发作，便在谨身殿内和三位户部官员理论起来。双方吵了半晌，面红耳赤，也没议个明白。

朱允炆本来是对方孝孺所勾勒的美好蓝图非常向往的，可是一见户部三个官儿简直毫不犹豫、众口一词地予以驳斥，他的底气又没了，忙打圆场

劝和起来。

打发了户部三位官员出去，朱允炆便安慰方孝孺道：“先生勿恼，朕觉得先生所言甚有道理。只是欲行井田，牵涉众多，还须从长计议。古人说治大国若烹小鲜，急不来的。先生请坐，咱们再议议复周礼，恢复上古官制之说。”

余怒未息的方孝孺坐下，拱手道：“皇上，臣以为，君主当效仿上古圣君，无为无谋，垂拱而治天下。而上古之礼、上古官制，则是无懈可击的治世之法。”

朱允炆欣然道：“那么，若依先生所言，朕该操持何术，以治民养民呢？”

方孝孺道：“这第一么，就是恢复宰相之制，只要有宰相辅佐圣君，则上下尊卑，秩序井然；第二就是应贤纳谏……”

方孝孺忙着上书改制、复井田的时候，齐泰和黄子澄也没闲着，削藩的动作紧锣密鼓——燕王身边的兵都调光了，北平该换的官儿也换得差不多了，两人开始琢磨怎么顺利地把燕王拿下。两人聚在黄家琢磨来琢磨去，竟把心思投到了赴京道贺的葛诚身上。

黄子澄道：“朝廷易年号，燕藩派长史葛诚赴京道贺，这葛诚与为兄是同年进士，胆小怕事，首鼠两端。如果能以朝廷之势威压，策反此人，使其隐于燕王身侧，缓急之间，便大有可用了。如果实在拿不得燕王把柄时，便让这葛诚出面告发，他是燕王府长史，告发燕王谋反，纵无实据，也勉强可塞天下悠悠众人之口了。”

“策反燕王府长史？妙啊，这可是燕王给咱们送上门来的机会，以行兄果然妙计，他日海内一统，以行兄功不可没！”

黄子澄得意大笑，举杯在手道：“我等忠心为国，个人功业，实也算不得什么，既然尚礼也赞成为兄的主意，那咱们明日一早，便将此计献与皇上。来，你我先满饮此杯，愿我大明蒸蒸日上，国运永昌！”

“干！”

“干！”

入午门，过奉天门、奉天殿，葛诚越来越战战兢兢、如履薄冰。

一路上，那宫阙巍峨，将校威武，旗幡招展，法度森严，将皇家气派显露无遗，葛诚已经臣服在这种庄严神圣的皇家气氛中了。